

<<婚姻保卫战>>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婚姻保卫战>>

13位ISBN编号：9787503940880

10位ISBN编号：7503940883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文化艺术出版社

作者：代士晓

页数：261

字数：23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婚姻保卫战>>

前言

一个世纪里，人们的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关注的话题都在深刻地改变着。然而，仿佛唯一不变的，是爱情和婚姻，是男人与女人这样一个永恒的话题。但事实上，在这几个不变的字眼下，承载的也是人们不断变化的精神历程。

许多年前，男女之间若有人发生出轨行为，当事人甚至可以判刑。然而现在，也许一夜醒来你就会发现，睡在身边的人，已经在精神或肉体上远远地离开了你“出轨”了。

当出轨已经不再是个案，而是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当出轨成为一种“时尚”，悄然向你扑来；当出轨成为一种你不得不动接受的生活方式，我们该怎样来分辨谁对谁错？我们该怎样面对那份千疮百孔的感情？

和火车的被动出轨相比，人的出轨往往主动的居多。既是有意为之，肯定会有深刻的社会和心理的原因。从家庭稳定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当然是不值得提倡的，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蔚然成风的出轨行为，究竟是人的本性使然还是别有缘由？

<<婚姻保卫战>>

内容概要

出轨俱乐部的规模越来越大，丛苇决定上美容中心和健身中心，从身心两个方面为弃妇们塑造全新形象。

而蔡琴心的事情牵扯到了华氏家族的核心问题，丛苇也卷进深不可测的旋涡，婆婆被撞成植物人，俱乐部遭遇了一系列麻烦。

此时，许戈飞也察觉了梅艳若及夏雪的阴谋，幡然悔悟。

莫名其妙的短信一直在继续。

将那些莫名其妙的短信连起来，丛苇发现它的作者竟然是许戈飞！

也终于明白了“5：27”的秘密：我爱妻！

在这种深沉而苦涩的爱情中，丛苇毅然离开莫怀卿，回到了梔子街的家中。

然而，华雪峰的一个电话，却又让她陷入了新的情感纠缠中……

<<婚姻保卫战>>

作者简介

代士晓，70后中学高级教师，女，笔名晓黛。

山东作协会员，日照市作协副主席。

做人温顺善良。

喜欢探究儿童及女人心理，善写儿童及女性文学，对爱情婚姻、家庭伦理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文字温润洁净，故事别出心裁，悬念设置精妙。

在《长城》《北方文学》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

<<婚姻保卫战>>

章节摘录

1 “丛教授，您的信！

” 开车路过保卫科的时候，丛苇听到收发室的老大爷直着脖子冲她喊道。

信？

丛苇停下车，有些莫名惊诧地走向收发室。

她已经好多年没有跟人书信来往了，科技这么发达，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就解决了，实在相隔千山万水，嫌电话费太高，还可以发个电子邮件，或者通过QQ、MSN等方式进行沟通，谁还费心劳神地写什么信呢？

“丛教授，都什么年月啦，你还有信来！

” 收发室的老大爷一边唠叨，一边从抽屉里翻出寥寥无几的几封书信，找到其中的一封，递给丛苇。

“谢谢您了王大爷。

” 丛苇一边跟王大爷客气着，一边迫不及待地望了一眼信封。

云南！

这两个字像会弹跳一样，一下子就蹦入丛苇的眼帘。

快步回到车里，丛苇用手捂着砰砰急跳的胸口，平稳了一下有些慌乱的情绪，慢慢撕开封口。

果然是小莫的！

心急慌忙地匆匆浏览了一遍信的内容，可是，除了开头那几个让她为之脸红心跳的“丛苇我的宝贝”之外，她几乎完全失去了记忆，满脑子都是那几个字在不停地放大、放大，似乎要从她的脑海里钻出来，飘向整个宇宙空间！

天哪小莫，为什么要这样子？

丛苇将信紧紧地贴在胸口上，脑袋无力地仰靠在靠背上，眼睛失神地盯着车顶的天窗。

透过那个正方形的小天窗，丛苇看到了天上的白云。

她们东一朵西一块，无忧无虑的在广阔的蓝天上飘荡着，时而聚合，时而分散，显得那么从容，那么优雅，让挣扎在红尘俗世中的人心生羡慕又望尘莫及。

丛苇闭上眼睛，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往事。

为了弥合跟许戈飞的感情裂痕，出事之后，丛苇也曾向他提起过，让他再像从前热恋时那样，给她写一些信件，帮助她慢慢淡化夏雪带来的阴影，重新构建夫妻间失去的信任。

没想到，许戈飞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完了指着丛苇的鼻子说：“丛苇，我发现你是越活越像个孩子啦，我们都什么年纪了，还弄那些小儿科的东西？

你觉得有意思吗？

” 那个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说出口的建议，就这么在许戈飞的大笑声中流产了。

丛苇除了沮丧之外，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致。

她原本想着，如果每天都能看到许戈飞温情脉脉的信件，或许可以让自己重新建立起对他的信任，如此以来，在分居那么久之后，再重新接受那个男人，对丛苇来说，或许还勉强可以找回一些往日的感觉。

可是，许戈飞却拒绝配合。

好在许戈飞还没有把丛苇看似幼稚的想法完全置之不理，虽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每天给她写一封信，不过，那些日子，他每天都要给丛苇发几条短信，这多少让丛苇的心灵得到了些许慰藉。

然而，短信毕竟只是短信，等短信箱满了，就不得不进行删除。

那些能够重新激发丛苇爱情的短信，不得不被她忍疼删掉的时候，丛苇默默地哭了。

她多么希望能够将那些短信完整地保存下来，每天都可以陪伴着她，让她每读一遍都能重新获得信心，每读一遍都会感觉自己离许戈飞近了一步啊！

许戈飞连续发了六天的短信之后，突然有一天给她打电话，瓮声瓮气地说：“丛苇，你就别为难我了，我都没内容可发给你了！

我猜不透你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非要我给你发短信呢？

<<婚姻保卫战>>

如果你觉得还能够跟我在一起，那我搬回去住不就得了？

干嘛弄得这么卿卿我我的，多难为情啊？

你要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见面谈，要是你还不想见我，那就打电话，什么事情说不透呢？

” 丛苇被他的话噎得直翻白眼。

在许戈飞看来，是她在强迫他给她发短信！

而她多么希望那些短信是他发自内心的、主动发给她的啊！

只有那样，她才能试着让自己相信，许戈飞对她还是有爱情的，他跟夏雪之间的事情不能怪他，只能怪那个不要脸的女人！

她也才能在伤痛中重新获得自信心，建立起一个家庭正常的夫妻感情。

然而……许戈飞的热情只坚持了六天！

连一个礼拜都不到！

丛苇睁开眼睛，默默地凝视着胸口上小莫的来信，喃喃地自语着：“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你？

戈飞！

” 丛苇原本打算下班后回一趟梔子街老家，看看女儿澹澹，也顺便给婆婆那里带去点花生和黄豆

。因为眼看就是“二月二”了，婆婆对这个传统的节日非常重视，每年都要提前泡上好多的花生、黄豆，等到阴历二月初二的前一天晚上，老人家就把泡好了的花生和黄豆炒熟，撒上红糖白糖，做成一咬咯嘣脆的糖豆，还说，二月二炒的糖豆，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吃了不会害牙疼的。

但是现在，丛苇一点都不想回去了，她只想尽快回到自己的家中，好好地平静一下，思考一下。

小莫在信中把她叫做“丛苇我的宝贝”！

这个称呼着实吓了她一跳。

以她目前跟小莫的关系，以她对他的感觉，怎么能承受得起如此亲密的称呼呢？

小莫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男孩子，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毁在自己的手里。

想到这里，丛苇将那封信装进裤袋里，发动车子，向伴月小区自己那套房子驶去。

回到家里，丛苇给自己冲一杯速融咖啡，从裤袋里抽出小莫的信，缓缓地展开。

丛苇我的宝贝：经过了三年时间的暗恋，我终于有勇气对你说出了我的心事。

我爱你丛苇，我的心早已深深地被你的善良和正直所打动，被你的人格和品行所征服。

我爱你，深深地爱你！

此时此刻，我坐在甘海子简陋的帐篷里，对着你所在的北方遥望，虽然我暂时离开了你，但我知道，我的爱一直追随着我的心，而我的心一直跟随着你！

甘海子确实是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可是，面对美景，我却无心欣赏。

我的心早已经飞越高山和大海来到你的身边！

请你闭上双眼，感受我对你至高无上的爱吧！

丛苇我的宝贝，我现在离开，是为了将来永远跟你生活在一起！

因为学院的领导说过，主动报名参加支教的同学，如果表现良好，一年后回去，可以留在学院任教。

丛苇我的宝贝，你知道我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有多兴奋吗？

我离我今生今世的最爱，只有一年的距离！

我义无反顾地第一个报了名，就是为了一年以后能够永远地跟你在一起，再也不分离！

或许，你会笑我风格不够高尚，或许你会鄙视我报名支教是出于私心。

但是，为了你，丛苇我的宝贝，我已经顾不上那些了。

我只知道，我必须找到一条通往你身边的通天大道，否则的话，我会一生都不得安宁，一生都生活在沮丧与悔恨之中！

现在，你可能读信读的累了，那么，请你放一支轻柔的音乐，让我带你到甘海子来放松一下吧。

准备好了吗丛苇我的宝贝？

你说过我的声音很好听，那就全身放松，听我给你讲述吧。

丛苇我的宝贝，甘海子位于玉龙雪山东麓，距离丽江只有二十五公里，海拔高度大约在三千米左

<<婚姻保卫战>>

右。

在这样高的海拔仰视玉龙雪山全貌，可以说是最近的，也是最佳之地。

玉龙雪山的十三个高峰由北向南依次排开，巍峨壮观。

尤其是主峰扇子陡，像一把打开的扇子，切入云天，气势磅礴。

在这里，你还能遥看雪线以上蜿蜒下行的呈雪绿色的冰川，也可以借助望远镜领略这“绿色奇峰”的现代冰川奇观。

临走之前我曾经告诉你，甘海子是一个天然草甸牧场，地势平缓起伏，辽阔的草甸上散落着一棵棵低矮的松树，脚下是廷绵的草场，草木掩映，不时眼前还有牛群走过，衬着雪山远景，显现出一派宁静悠然的高原牧场风光。

甘海子还星罗棋布着众多的旅游设施，为过往游人提供方便。

在这里你可以参加滑雪、滑沙、滑草、滑翔、赛车、赛马、牵引降落等运动…… 丛苇我的宝贝，你知道吗？

在我的帐篷里，我早已为你准备好了简易旅行床，早已为你在草甸里准备了雅静而空气清新的小亭子，如果你来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依偎在一起，遥望玉龙雪山，还有美丽的牛群和成群的飞鸟。

丛苇我的宝贝，给我你的爱，我的日子将会多么幸福！

从此以后，我的忧愁烦恼荡然无存，我知道，最快乐的日子就要到来！

已经是深夜了，风有点儿凉。

我是坐在低矮的小马扎上给你写信，腿脚已经麻木了。

但是没关系丛苇我的宝贝，只要能让你高兴，只要能重新唤起你隐藏起来的爱情，不要说腿脚麻木，就算让我截掉双腿，我也绝对不会含糊的！

你送我的翠玉貔貅就挂在我的胸口上，她在为我抵挡寒冷的高原风。

丛苇我的宝贝，纸少话长，我不知道当你展开这封信时候，是否对我的爱情有了新的认识，我也不知道这封信是否会给你带来烦恼。

但是，对于我来说，给你写信，就是莫大的享受了。

记住三个字：我爱你！

丛苇我的宝贝！

祝你天天快乐！

平安健康！

等着我回去，我的最爱！

永远爱你的卿 另：躺到床上之后，我却一点睡意都没有。

我突然想起今天下午，一个可爱的孩子给我唱的童谣，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于是爬起来，迫不及待地接着告诉你。

那首童谣是这样的： 小猫跑出家，碰见小蚂蚱。

“干什么去呀？”

“打酒去呀。”

“打酒干什么呀？”

“娶媳妇呀。”

“多咱娶呀？”

“到腊八呀。”

“谁抬轿呀？”

“小蛤蟆呀。”

“怎么抬呀？”

“一蹦达呀。”

丛苇我的宝贝，你觉得这童谣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意思？

小蚂蚱要到腊八娶媳妇儿，那么我呢？

你什么时候答应做我的新娘？

<<婚姻保卫战>>

你的脚又及 杯子里的咖啡已经凉透了，丛苇毫无意识地端起来，一饮而尽。

她走到窗户边，呆呆地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

她知道，今夜，在遥远的云南甘海子，有一盏灯在彻夜为她而亮。

可是，她真的能答应那个小她九岁的男孩子，有一天做他的新娘吗？

不可能的。

尽管读着他的信时，她不时被他的激情澎湃所感染，所感动，甚至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可是，当她从那些热情似火的文字中走出来的时候，她还是深深地摇着头，默默地对自己说：不！

不可以的，丛苇！

今夜，注定不会有一个成功的睡眠，她的心太乱。

丛苇给自己倒一杯烈性的禹王，一口气喝干了，再倒一杯，再倒一杯…… 醉吧醉吧，明天醒来，或许又是一番新天地呢。

丛苇在倒下的瞬间，突然想起《乱世佳人》中那个斯佳丽排解矛盾的绝招：睡觉！

2 半夜里，浓睡不消残酒的丛苇，被一阵又一阵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惊醒了。

她迟疑地坐起来，揉揉惺忪的睡眼，看到床头的话机拼命地闪烁着红色的小灯，她这才醒过神来，一把抓起话筒。

“苇子，你快来啊，黄鹂不见了！”

” 电话里传来刘贝拉沙哑而焦躁的哭腔。

“怎么回事？”

发生了什么事情？”

” 丛苇吃了一惊，睁大了双眼，睡意全无。

“我现在正赶往黄鹂的学校，她班主任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晚上查夜的时候，发现黄鹂不在宿舍里！”

” 刘贝拉语气焦灼，呼吸粗重，想象得出她有多么着急。

“都已经两点多了，黄鹂能去哪里呢？”

” 丛苇看看手表，凌晨两点二十六分！

这么晚了，那小丫头能去哪里呢？”

“你别着急，我马上就过去！”

” 丛苇一边说，一边胡乱套上衣服，匆匆忙忙地向外冲去。

初春的夜晚，风还十分凌厉，吹在身上让人直打哆嗦。

然而丛苇已经顾不上了，她一边脚步匆匆地往楼下跑，一边有些纳闷地思忖着：一个女孩子，这么晚了突然失踪，意味着什么呢？

她的眼前闪过一连串幽暗不祥的画面：吸毒、玩电子游戏、泡酒吧、跟不三不四的男孩子胡混……她突然感觉双腿一阵颤抖，几乎站立不住了。

黄鹂一直是个比较孤僻的女孩子，很少跟人交流，即使见了丛苇、伊春、甄小倪等妈妈的好朋友，也是面带冷霜，顶多点点头，勉强给个微笑，就算是天大的恩赐了。

丛苇曾经问过刘贝拉，黄鹂小时候是不是这种个性，得到的回答是：黄鹂小时候是个活泼可爱的小姑娘，整天叽叽喳喳的说个没完，像一只喜欢唱歌的小黄鹂。

贝拉说，她也不太清楚，为什么黄鹂突然会变成这样一种个性，见了谁都爱搭不理的，无论学校里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总是闭口不言。

她也很少有哭鼻子的时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是一副与我无关的态度。

唯一的一次在刘贝拉面前哭泣，是她的同学孙啼霜跳湖自杀之后，那一次，黄鹂紧张地搂抱着妈妈，甚至连晚上睡觉都跟妈妈一个床，并且一直拱在刘贝拉的怀中！

丛苇怀疑，是林启辉的那些烂事，给黄鹂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压力，才导致那孩子越来越孤僻，性格跟小时候背道而驰的。

但是，这样的话根本无法说出口来，因为，林启辉的事已经够刘贝拉伤心的了，丛苇不想由她揭开好朋友心灵深处的伤疤。

想想也难怪，那个杨雨轩一直像个阴魂不散的幽灵一样，纠缠着刘贝拉，今天要这样，明天又要

<<婚姻保卫战>>

那样，还时不时地拿那个私生子来刺激贝拉。

而林启辉对自己惹下的一摊子祸端，除了唉声叹气，就是低三下四地哀求刘贝拉，要她帮帮那“可怜的孩子”，说，不管怎么说，那孩子也是他林启辉的骨肉，他已经被判了刑，不能照顾那孩子，只有委屈贝拉替他尽尽做父亲的心了……在这样的氛围中，刘贝拉两头受气焦头烂额的，哪里还顾得上仔细观察黄鹂的一言一行呢？

一路想着这些，丛苇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唇亡齿寒的感觉。

如果她和许戈飞一直这么没完没了地冷战下去，澹澹会怎么样？

会不会也像黄鹂一样，变得乖张、孤僻？

一股凛冽的寒风突然袭击了她，她不由得浑身颤抖，四肢冰凉，似乎连方向盘都把握不住了。

不行，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要么离婚，要么重归于好。

不能再这么模棱两可地混下去了。

不知不觉，丛苇跟许戈飞已经冷战了将近两年，澹澹都已经十一岁了，却一直跟着奶奶，如果长期的缺失父母之爱，会出现什么结局，丛苇真的不敢想。

丛苇赶到黄鹂学校的时候，刘贝拉已经先她到了，正六神无主地坐在老师办公室里，无声地抹着眼泪。

“我还以为，林黄鹂是回家了呢，原来她根本就没有回去！”

黄鹂的班主任姓高，叫高辰光，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戴着一副镜片很厚的近视眼镜。

个子不高，人也显得瘦弱不堪，但眼睛里的光却显示出充沛的精力。

他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一边扫视着旁边的刘贝拉。

“家里一直就没见黄鹂的人影子啊，这个不省心的死丫头，半夜三更的，能去了哪里呢？”

刘贝拉绞扭着双手，面容悲戚。

“您先别着急黄鹂妈妈，你有没有给家里的亲戚朋友打电话问问，说不定林黄鹂去你们亲戚家了也未可知啊。”

“高老师啊，我接到您的电话后，也是像您这么想，所以立刻就给那些亲戚朋友家都打了电话。”

可是，我打遍了所有亲戚朋友的电话，大家都说没见黄鹂啊！

这可怎么办呢？

“你们家这个林黄鹂呀，真是不省心！”

学生公寓的张阿姨说，九点四十打熄灯铃的时候，她去查过一次房，看见黄鹂已经躺进被窝了的。

可是我十二点多去查第二次夜的时候，人就不见了！

这还不说，她还把枕头等乱七八糟的东西，一股脑儿塞进被窝里，弄出人还在睡觉的假象，真正的人却早已不知去向！

你说说，让我说什么好呢？

高老师将半截烟屁股愤愤地扔进烟灰缸，焦躁地站起来，在地板上来回踱着步子，眉头拧成个大疙瘩。

“这个该死的丫头，看我回头怎么收拾她！”

刘贝拉咬牙切齿地恨声叫道。

“现在不是发狠的时候贝拉，先想办法把黄鹂找回来再说。”

丛苇老远就看见只有这边办公室亮着灯，匆忙将车停下，凭着直觉直跑过来，也顾不上敲门，一头闯进来，正听见刘贝拉在发穷恨，于是接口道。

“这位是……”高老师有些愕然地望着眼前这个不速之客，停止了踱步，疑惑地问道。

“哦，苇子，你可来了！”

刘贝拉像看见了救星一样，扑过来一下抓住丛苇的手。

“高老师，这是我的好朋友丛苇。”

哦，这是黄鹂班主任高老师。

“丛苇？”

您就是出轨俱乐部的创始人丛教授？

<<婚姻保卫战>>

” 高老师立刻双眼放光，目不转睛地盯着丛苇上上下下地打量着。

“久仰久仰！”

” 丛苇哪里还顾得上客气呢，只是冲着高老师点了点头，勉强笑了笑，又转回头来，看着刘贝拉问道：“你就没发现黄鹂最近有什么反常现象吗？”

” “反常现象？”

让我好好想想。

” 贝拉苦恼地皱起眉头，脸上的五官像被谁抓了一把似的，痛苦地挤聚在一起。

“哦，你不说我还注意，你这一说，我倒还真觉得她有些反常。”

黄鹂最近一段时间，一回家就跟我要钱，一张口就是好几百，还说是都高二了，学校里开始征订各种复习资料，手里没钱不方便。

” “瞎说！”

” 高老师立刻瞪着眼睛叫起来。

“现在全省都下达了红头文件，绝对不许随便订资料的！”

我们学校早就有规定，哪个老师要是不经过学校同意，擅自做主向学生征订或者推荐资料，一旦查出来，立刻免去教师资格！”

” “天哪，黄鹂在跟我撒谎？”

！

” 刘贝拉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脸色一瞬间变得苍白，毫无血色。

她忍受着林启辉带给她的双重屈辱，一边忍辱负重地跟那个杨雨轩和林启辉的私生子周旋，一边含辛茹苦地一个人拉扯着黄鹂，跟头骨碌地一路走来，就是希望她能健康地成长，将来有了出息，她算是有了依靠。

她真没想到，她为之付出了巨大心血的女儿，居然会撒谎欺骗妈妈！”

她有些承受不住了，只觉得一颗心像被刀子切割着一样，痛彻心肺，眼前的事物开始变模糊了，她的身体摇晃了两下，颓然向旁边的椅子倒了下去。

“贝拉你没事吧？”

你不要这样啊！”

” 丛苇眼疾手快，一把抓住贝拉的衣襟，使出全身的力气把她拉进自己的怀里，用力在她胸口拍打着，见她只是有些晕眩，这才松了口气，又轻轻地拍扶着她的脊背，在她耳朵边低低地说道：

“贝拉，你千万要顶住！”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要坚强地面对现实，千万千万不能出任何状况！”

” 刘贝拉缓缓地睁开眼睛，目光涣散地望着丛苇，无力地点了点头。

她心里也很清楚，林启辉蹲在监狱里，就算女儿发生了天大的事情，他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无论怎么样，她都得一个人扛着。

高辰光也被吓住了，迟疑了片刻，赶紧去给刘贝拉倒了杯开水。

“刘大姐，您先别惊慌，要是您先撑不住倒下了，我们就更不知该怎么办了。”

” “高老师，给您添麻烦了，黄鹂……” 刘贝拉说不下去了，泪水顺着憔悴不堪的脸颊缓缓地爬了下来。

“现在，还谈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事呢？”

先想想办法，把孩子找到再说吧。”

” 高老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拉开门，默默地向门外走去。

“高老师，您不能……” 丛苇喊了一声，她不知道高辰光这个时候选择离开，是否代表着人家已经精疲力竭，不想再奉陪了？”

想想人家做老师的也不容易，半夜三更的连个囫囵觉都睡不好，还要担惊受怕地跟着受煎熬，就把没说完的话咽了回去。

“怎么办苇子？”

我该怎么办？”

” 刘贝拉摇摇晃晃地在地板上转着圈子，干涩地重复着这几个字。

<<婚姻保卫战>>

她的嘴唇忽然间就起了一溜白色的水泡，丛苇明白，那是急火攻心导致的。

“贝拉，容我再想想，你不要着急，事已至此，着急也于事无补。”

丛苇眼睁睁地望着好朋友在水深火热中煎熬，脑海里却一片空白。

她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脑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她也搞不清楚黄鹂此时此刻会待在什么地方，蓝城那么大，要想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找到一个人，无异于大海捞针啊。

不要说她们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女子，就算是公安局介入，怕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有眉目。

刘贝拉像个无助的孩子，眼巴巴地望着丛苇。

她已经把她当成了能挽救她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苇子，你说，黄鹂她……会不会死掉……”刘贝拉突然恐怖地睁大了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漆黑的夜色，脸色惨白，虚汗直冒。

丛苇束手无策地抽出一支烟，点燃，递到刘贝拉手中，一边苍白无力地安慰着她：“先别太紧张好不好？”

如果真要发生了些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难道会一点儿消息都听不到？

贝拉，别紧张，稳住！

一定要先稳住！

“尽管这么安慰刘贝拉，丛苇的心里其实也在一阵一阵莫名其妙的发慌发沉。

杂沓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似乎有人向这边走过来了。

刘贝拉一下子跳起身，扑到门口，睁大眼睛向外张望着。

“会不会是黄鹂回来了？”

“贝拉，你要冷静！”

可能是高老师的脚步声。

丛苇悲伤地望着刘贝拉突然闪现出希望之光的面庞，她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已经使力倦神疲的刘贝拉不堪重负了，此时，哪怕是一个关于黄鹂的最微不足道的消息，也会让她心神狂乱不可收拾。

果然是高辰光老师。

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一个哈欠连天的小姑娘，但那不是林黄鹂！

刘贝拉失望地回转身，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

“顾盼盼，这是林黄鹂的妈妈和阿姨，为了林黄鹂的事，她们都已经一宿没休息了，你看看，黄鹂妈妈嘴唇上都急得起了一溜燎泡，刚才还差一点儿晕了过去！”

高老师目光炯炯地望着那个小姑娘，指着刘贝拉和丛苇说。

“你跟林黄鹂是最要好的朋友了，又住上下铺，她去了哪里，你不会一点儿都不知道吧？”

“高老师，我……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叫顾盼盼的女孩子有些惊慌地掠了一眼刘贝拉，当看见她嘴唇上那一溜透明的燎泡和直冒冷汗的面庞时，小姑娘的身体微微抖动了一下。

这个细小的动作，没有逃过丛苇的眼睛。

“顾盼盼，你一直是个很懂事的好同学，我不希望你在这件事上隐瞒什么！”

高辰光提高了音量，有些生气地白了一眼顾盼盼。

“我……真的……不知道，我……”顾盼盼噤着，低下脑袋，不敢抬头看高老师的眼睛。

她的身体，抖动的更厉害了。

丛苇思考了片刻，向高老师使了个眼色，走过去，在顾盼盼的身前弯下腰，柔和地说：“好孩子，我知道你跟黄鹂是最好的朋友，你一定不希望黄鹂出什么意外的，是不是？”

阿姨不是非要你编造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可是，阿姨希望你能说实话。

黄鹂在家的时候，经常提到你的名字，所以，阿姨虽然不认识你，但已经知道你是个善良纯洁的好女孩。

你一直那么关心、爱护你的好朋友，阿姨相信你会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的，是不是？”

丛苇说着，爱怜地捏了捏顾盼盼有些单薄的衣服，又接着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阿姨也不勉强你。”

<<婚姻保卫战>>

你穿的这么少，在这里待时间长了会冻坏的，那会影响你明天的学习啊。

哦，高老师，我看就别难为这孩子了，她一直在发抖，可能穿的太少了，要是感冒了，我们怎么对得起她的爸爸妈妈呢？

还是让她回去休息吧。

高辰光惊讶地望着丛苇，不知道她葫芦里究竟埋的什么药。

顾盼盼一直低垂着脑袋，听到丛苇的话，她终于迟疑地抬起头来，丛苇看见了一副犹豫不决的矛盾的面孔。

“阿姨，我……我答应过黄鹂的，我不能说话不算数的。

可是……我……你们……”顾盼盼支离破碎地说了这几句话之后，突然一下子蹲在地板上，双手捂着脸，嘤嘤地哭了起来。

丛苇知道，她的攻心战术起作用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她也跟着蹲下身子，轻轻抚摩着顾盼盼的脑袋，又拍拍她耸动的双肩。

喃喃地说：“好孩子，难为你了……”“阿姨，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要是说了，就对不起黄鹂，可是，我要是不说……阿姨，你让我想起我妈妈，我……”顾盼盼有些语无伦次地哭着说着，泪水在那张清秀的脸上小溪一样流淌着。

“哦，丛教授，盼盼的妈妈在一次车祸中……走了。

高辰光的嗓音有些哽咽了。

“苦命的孩子！”

丛苇一下子把顾盼盼搂进怀中，伸手为她擦去脸上的泪水。

“好孩子，不哭哦，阿姨知道，盼盼是个坚强的孩子，一定会正确面对现实的，是不是？

以后，阿姨会经常来看你，来看黄鹂，好不好？

“别说了阿姨，我告诉你们，我什么都告诉你们！”

黄鹂她是跟几个社会青年出去了，她说她今晚上有重大的事情，必须得出去，要我一定要替她保密……”“他们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刘贝拉紧张的声音都颤抖了，扑过来，呆呆地望着顾盼盼。

“阿姨，我只知道，他们经常去网吧玩电子游戏，是那种积分的大型游戏，要好几个人一起玩才行。

不过，有时候他们也去酒吧喝酒蹦迪。

但是，她从来不告诉我具体地点，我想应该就在老城区这片吧，因为有一回周末，我在东海路上看见过她，跟几个留长头发的社会青年在一起。

3 天色毫不顾及人的心情如何，该亮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亮了起来。

疲惫不堪地从车上下下来，刘贝拉甚至忘记了跟她一起找了半宿的高老师、熊老师、魏老师等人打个招呼，拖着沉重的脚步，歪斜着身子，踉踉跄跄地往家里走去。

“刘大姐，丛教授，你们也别太伤心了，林黄鹂不会有什么事的，啊？”

教体育的熊老师一边活动着麻木了的双腿，一边操着一口东北普通话关切地说。

“唉，在我的眼皮底下出了这种事情，是我这个做班主任的工作不细致啊。

高辰光面带疲倦，歉疚地望着近乎绝望了的刘贝拉，难过地说。

“回去好好睡一觉，管她呢，爱怎么怎么好了，反正也不是咱们指示她去跟那些社会青年鬼混的！”

哪个当老师的愿意学生出事？

只要是活生生的人，具有思想的人，你就是二十四小时监控着他们，也未必不会出事！

除非把他们变成没有思想的机器！

有多少受过高等教育的领导人在无视国家法律贪污受贿？

有多少舞厅欢场在上演着一幕幕肮脏的交易？

有多少丑恶的灵魂在法律的空隙里钻来钻去，干着无耻之及的勾当？

为什么我们能够容忍大人那些丑陋的行为，却不允许孩子们将自己的脚从我们划定的范围内伸出来？

叫我说，这很正常。

<<婚姻保卫战>>

而且很值得高兴，因为至少你所教的这些学生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有着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还没有被培养成以你的爱好为爱好，以你的兴趣为兴趣，看你的脸色行事的木头人，还没有被那些所谓的教育理论所戕害！

在这个教育体制、用人体制、评价体制、分配体制、官僚体制等等联起手来侮辱人、奴役人、压制人、扭曲人、摧残人、毁灭人的制度环境中，还能看到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吗？

还能看到人的灵性和尊严吗？

难道你还没察觉自己以及自己所面对的那些教育对象正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被蹂躏？

即使林黄鹂真正去跟那些社会青年混在了一起，也用不着如临大敌如临深渊，虎视眈眈地必欲将她那根不老实的神经一刀割断！

我一向反对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蹩脚做法，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

高老师你甭管那么多，该吃吃，该睡睡，就不信能把咱这些对教育忠心耿耿的老师一铁掀铲出去！

” 小魏老师是教黄鹂物理的，年纪稍微轻一些，一向对学校的许多做法有一肚子怨言和不满，又半夜三更的被高辰光拉起来，陪着操劳了半夜，却连个人影子都没找到，心里的怨气可想而知，见高辰光这么说，那根叛逆的神经一下子就被挑动了，一边伸着懒腰，一边像个演说家一样，慷慨激昂地来了一番长篇大论。

尽管高辰光一再对他使眼色，让他少说两句，否则会刺激刘贝拉那已经非常脆弱的神经，小魏老师还是滔滔不绝地一路说了下去。

丛苇默默地跟在刘贝拉身后，无可奈何地听着小魏老师的牢骚，只能暗暗地摇头。

凭心而论，这几个老师也真是尽心尽力了，平白无故地陪着东奔西走，口干舌燥地到处询问、打听，奔忙了半宿却一点线索都没找到，能怪人家上火发牢骚吗？

“不会有事的丛教授，你好好安慰一下刘大姐，让她先别着急，实在不行就去公安局报案。

我有胃病，先回去吃点药，回头再跟你们出去找找看。

别着急啊，急也没有用，事情已经出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

唉！

” 高辰光摘下高度近视眼镜，揉搓着熬红了的双眼，忧心忡忡地说。

望着那几张疲惫不堪的脸，丛苇歉意地挤出一个笑容来：“你们都回去吧，贝拉这里有我呢，没事的。

谢谢你们陪了我们俩一夜，我代表贝拉谢谢各位老师了！

等找到了黄鹂，我请大家在锦江吃饭！

” “你也赶快回去休息休息再说吧丛教授，忙了一夜了，这样下去你也会吃不消的。

” 高老师挥了挥手，跟另外两个老师一起，脚步沉重地向公交车站牌走去。

丛苇目送着高老师他们走远了，才拖着灌满了铅一样的双腿，走进刘贝拉的家。

一个晚上地毯式的轰炸，丛苇和贝拉、高老师、熊老师以及小魏老师，分三路将整个蓝城翻了个底儿朝天，转遍了角角落落大大小小的网吧和迪厅，也没能找到林黄鹂的影子！

就是税务局急着收税顶任务的那些收税员，恐怕也没有像他们那样，一个不漏地筛选过全城的网吧吧？

可是，撒了一晚上的网，只能无功而返！

黄鹂究竟会到哪里去呢？

丛苇的心一直往下沉。

一种心灰意冷的感觉潜上心头。

然而，面对比她更消极的刘贝拉，丛苇却不敢有任何情绪，只能勉强地挤出僵硬的笑容，做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回到家里，刘贝拉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眼神呆滞地仰望着天花板。

找了一夜，她哭了一夜，泪水早流干了。

现在，她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整个人几乎处于麻木状态了。

丛苇默默地找到一罐速融咖啡，挖了两大勺放进杯子里，冲上开水，端到刘贝拉面前。

<<婚姻保卫战>>

“先喝点咖啡吧，提提神也好。”

“苇子你说，黄鹂她会不会被人谋杀了？”

可是，就算死了也得让我看见尸体呀！

她怎么就这么狠心呢？

她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

为了她，我打掉门牙和血咽，忍受着痛苦和屈辱原谅了林启辉，就是想给她一个完整的家，温暖的家啊，可是，她怎么就不懂得我的心呢？

刘贝拉伤心欲绝，抓起茶几上的白酒瓶就往嘴巴里倒。

丛苇扑过去，一把把酒瓶夺下来，又是心疼又是气愤地吼道：“刘贝拉你省省好不好？你这是干什么？

喝酒有用吗？

如果喝酒能解决问题，那你就尽管喝，我保证不阻拦你！

刘贝拉呆了呆，突然一头扑进丛苇的怀中，放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呜呜噜噜地诉说着：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苇子，怎么什么事情都让我摊上了呢？”

人家有了工作就可以一辈子无忧无虑了，我大学毕业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工作，没想到半天半地的却被宣布下岗！

人家嫁个丈夫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我嫁的丈夫却背着我跟野女人养孩子！

人家的老公出轨了老婆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婚，林启辉都那样了可我还是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指望着他能幡然悔悟重新过日子！

人家的孩子都知道母亲的辛苦，我养个女儿却像个冤家一样整天跟我捉迷藏拿我当猴儿耍！

我怎么活的这么失败啊苇子？

林启辉那个挨千刀的倒干净了，蹲在监狱里一日三餐都有人管，撇下我们娘儿俩像没头的苍蝇！

要是黄鹂有个三长两短，苇子你说我还怎么活下去啊……”丛苇一言不发地倾听着贝拉的哭诉，内心的痛苦和彷徨并不比贝拉差多少。

黄鹂的今天，让她看到了澹澹的明天。

她忍着内心的巨大悲苦，轻轻拍打着刘贝拉的后背，任由她把眼泪和鼻涕擦抹了自己一身。

“报警吧贝拉。”

丛苇说着，将刘贝拉扶到沙发上坐下来，自己向角落里的电话机走去。

就在这时候，那部灰色的电话机蓦然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声！

刘贝拉突然像被注射了强心针一样，猛地跳起来，一头扑向电话机，嘴巴里发出欣喜的呼喊：

“是黄鹂！”

一定是黄鹂打来的！

丛苇被贝拉失去常态的呼喊声惊住了，那声音充满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狂喜，充满了生命处于绝境却突然抓住了救命稻草的迷乱，充满了绝处逢生的兴奋和激动……然而，这声音传到丛苇的耳朵里，却使她紧张的双腿直颤。

她很清楚，如果这个电话不是黄鹂打来的，或者根本与黄鹂没有任何关系，那么，刘贝拉的最后一线希望会瞬间灰飞湮灭，那无异于兜头给她泼一盆冰水！

如果一个人在瞬间经历了由极度兴奋到极度绝望的情感，结果会怎么样是不言而喻的。

试想一下：一块被几千度高温激情锤炼着的铁块，突然被放进冰冷的水中，会是什么情景呢？

但是，要想阻止刘贝拉接那个电话，已经来不及了。

刘贝拉一把抓起话筒，憔悴的脸上绽放开一朵奇异的红云。

“喂，黄鹂，你在哪里？”

妈妈找了您一整夜，你不要吓唬妈妈呀，快回家来，妈妈给你做您最喜欢吃的……”刘贝拉的话还没说完，脸上的红云刹那间凝固了。

只见她握着话筒的手突然无力地垂了下来，然后，“咕咚”一声，整个人蓦地向后倒去！

丛苇被这猝不及防的一幕惊呆了。

她扑过去，抱起瘦弱不堪的刘贝拉，将胳膊垫在她的脑袋下，没命地呼喊：“贝拉你怎么啦？”

<<婚姻保卫战>>

贝拉你快醒醒！

你不要吓我啊……” 她一边焦急地呼喊，一边用力地掐着贝拉的人中。

过了好一会儿，刘贝拉悠悠地睁开了失神的眼睛，茫无目标地注视着眼前的一切，然而，丛苇发现，她好象对什么都视而不见了。

“苇子，电……电话……” 刘贝拉艰难地抬起胳膊，指着悬挂在电话机上兀自直晃荡的听筒，翕动着干咧的嘴唇道。

丛苇急忙抄起听筒，里面传来一个男人气急败坏的喊叫声：“喂！

说话！

请说话呀！

这里是林黄鹂的家吗？

林黄鹂涉嫌吸毒，现在在东海路派出所羁押，请家长马上到派出所来说明问题……” 丛苇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整个大脑像进了水一般，失去了思考和判断能力。

黄鹂涉嫌吸毒！

天哪，怎么会这样？

！

放下电话，丛苇和刘贝拉互相对望着，像两只失去了鸡雏的老母鸡，呆呆的，谁也不说话，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是有个男人在身边，是不是就会从容一些呢？

可是，林启辉是指望不上了， he 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了，哪里还会有力量来照顾别人？

刘贝拉斜躺在沙发上，像是死过去了一样，目光呆滞，面无表情。

突然，她猛地跳起来，一头撞向卧室的墙壁，嘴巴里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黄鹂，你这是要妈妈的命呀，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呐，让我去死吧！

” “贝拉！

你不能犯傻呀！

” 丛苇惊叫一声，直扑过去，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她只伸手抓住了贝拉的一条腿，刘贝拉整个人已经扑向墙壁，脑袋咚地一声直撞到墙壁上，一股殷红的鲜血随之顺着雪白的墙壁缓缓地流淌下来…… “贝拉我的傻姐姐呀！

” 丛苇连滚带爬地扑过去，嘶哑着喉咙大声哭喊着，她竟然没有想到，在不堪重压之下，刘贝拉会选择这样极端的方式来解决！

痛苦和自责沉重地压向她的心头，让她感到连呼吸都发生了困难！

折腾了一宿，又经过刚才的惊吓，丛苇觉得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她想把刘贝拉抱到楼下，送她去医院，可是，强挣着试了几次之后，她只得选择了放弃。

别看贝拉人很消瘦，丛苇却一点都奈何不了她了。

面对双目紧闭，面色蜡黄，呼吸微弱的刘贝拉，丛苇挣扎着，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跑去橱子里翻找到家庭急救小药箱，手忙脚乱地取出一些止血消炎药粉，给刘贝拉敷到额头上的伤口处，再用牙齿撕下一块纱布，紧紧地将伤口裹住。

处理完这一切，丛苇已经精疲力竭，额上的汗珠黄豆样滚落下来。

她顾不上喘息，扑到电话机前，飞快地拨通了伊春的号码。

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刻，她想不到还能找谁来帮忙，除了伊春，她不知道该向哪个男人求助了。

电话里传来一阵嘈杂而剧烈的响声，丛苇焦急地对着话筒大声哭喊着：“伊春你快到贝拉家来呀，我撑不住了！

” 没有任何回应！

怎么回事？

丛苇以为是话筒出了毛病，用力地将话筒拍打了几下，再次哭唧唧地喊道：“阿春你说话呀！

你立刻赶到贝拉家，她出大事了！

” 良久，伊春的手机里传来一个嘶哑的叫声：“丛苇，俱乐部出事了！

<<婚姻保卫战>>

有人来搅局，我脱不开身！

” 丛苇握着话筒，只听见伊春在那边像母兽一样嚎叫着：“你们要干什么？不准你们砸俱乐部的东西！

滚！

都给我滚开！

” 然后，就是一片噼里啪啦的巨响，似乎是桌椅翻倒东西被摔砸的声音，还夹杂着伊春愤怒的哭叫声！

丛苇心里一片冰凉，一片茫然。

话筒无力地从她手中滑落下来…… 4 许戈飞接到伊春的电话，赶到刘贝拉家的时候，一辆救护车正呼啸着从他身边开过，向中医院方向急驰而去。

车上，丛苇紧紧地搂抱着刘贝拉，泪水顺着脸颊直流下来，一串串连绵不断地流进刘贝拉的脖子里。

刘贝拉脸色惨白，猫儿一样蜷缩在丛苇的怀中，额上的鲜血渗透了洁白的纱布，顺着她瘦弱的两腮蜿蜒下来。

刘贝拉一直没有睁开眼睛，呼吸越来越艰难，气若游丝。

“师傅，快呀！

请你再快一些吧！

她快支撑不住了！

” 丛苇不停地催促着，司机回头看一眼眯眼不睁的病人，加快了速度，救护车尖叫着向医院飞驰。

许戈飞在救护车飞速离开他的一瞬间，终于看见了车上的丛苇，他的心猛地一紧，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攫住了他的心。

伊春在电话里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要他立刻赶往刘贝拉家，连让他问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时间都不给他留，话一说完，啪地把电话挂掉了。

许戈飞不敢耽搁，放下电话后，二话没说，骑上同事的一辆破自行车，拼命往刘贝拉家赶来，结果正碰上救护车飞驰而去！

当他从窗玻璃里一眼看到脑袋低垂的丛苇时，他的意识一时混乱得不行：丛苇怎么会在救护车上？

难道是她出了什么状况？

眼看救护车已经远离了自己的视线，他顾不得多想，骑上那辆破自行车，紧紧地跟在救护车后边，没命地向前蹿去。

医护人员早就等在医院里，救护车还没停稳，护士们早就跑了过来，七手八脚地将刘贝拉抬上担架，飞快地向急救室冲去。

丛苇一路小跑跟进急救室，看着医生们忙着量血压、把脉搏、试呼吸，一点忙都帮不上，只能一会儿跟在这个医生身后，焦急地问一句：“大夫，她没事吧？”

” 一会儿又着急地对另外的医生说：“同志，求求你们了，一定要把她抢救过来，她不能死，她女儿还在等着她去领回来呢！”

” 医生们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一个人跟丛苇说话。

丛苇傻呆呆地这儿跑跑，那儿看看，直到刘贝拉被推进病房，挂上吊瓶，她才一屁股瘫坐在病房走廊里的椅子上，像散了架的破车子一样，软成一堆了。

“三床！

三床家属来了没有？

请到住院部办理住院手续，缴纳住院费！

” 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南丁格尔帽的女护士，端着个咖啡色的夹子从病房里走出来，冲着走廊上的病人家属们大声喊道。

丛苇条件反射般跳起来，快步走到护士小姐身边，焦灼地问：“我是三床家属，请问，病人有危险吗？”

<<婚姻保卫战>>

” 护士小姐从那只夹子上抬起眼睛，盯了丛苇一眼，没有任何表情地说：“危险是没什么危险，但是病人的额头破了一个大洞，流了好多血，暂时出现了休克现象，不过，很快就会控制住的。哦，她的头骨是否受到损伤，还得进一步检查之后才能确定。

这样吧，你先到住院部给病人办个住院手续，交点押金，等病人情况稳定了再做进一步处理。

” “那……她不会有什么可怕的生命危险吧？”

” 丛苇眼巴巴地望着护士，明明知道她也不可能此时就得出结论，还是忍不住又追问了一句。

“你这人！”

不是已经都告诉你了嘛，先办住院手续，余下的事情，医生会及时告诉你的。

” 护士白了丛苇一眼，有些不耐烦地说着，从夹子上撕下一张单子，交给丛苇。

“住院部在三楼，下了楼梯右拐。

” “押金得交多少？”

” 丛苇摸摸口袋，里面除了一块备不时之需的卫生纸之外，什么也没有！她的包忘在了刘贝拉家，走得匆忙，把住院费的问题忘记了。

“先交五千！”

” 护士已经非常不耐烦了，说完之后就将目光投向另外一些家属，大声叫喊起来：“六床！六床的家属请到住院部续交住院费！”

否则的话，明天就只好停止用药了！”

” 丛苇知道再说下去只能自讨没趣，只好苦着一张脸，拧着眉头思考对策。

伊春那边看来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她是指望不上了，那么，要不要打电话叫甄小倪先送点钱过来呢？

虽然甄小倪不是俱乐部成员，但她毕竟是贝拉的好朋友，想来不会袖手旁观的。

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求助了。

想到这些，丛苇摸出手机，拨通了甄小倪的电话。

然而，就在此时，许戈飞气喘吁吁地冲了过来，额上的汗水兀自顺着脸颊直往那些浓密的胡子里流淌！

“丛苇，你没事吧？”

老天保佑不是你！”

” 许戈飞一眼看到了拧眉沉思的丛苇，立刻扑了过来，一下子就将她抱进了怀中！”

“许戈飞？”

怎么是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 丛苇毫无防备，被许戈飞这样猛地搂抱进怀里，她难为情地红了脸，一边挣扎，一边奇怪地问道。

许戈飞只是用力地抱紧了丛苇，嘴巴里乱七八糟地呢喃着：“幸好你没事，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 “放开我许戈飞，你为什么会出现现在医院里？”

是澹澹生病了吗？”

是不是？”

是不是？”

” 丛苇终于挣脱了许戈飞的怀抱，表情紧张地望着满脸汗水的许戈飞。

“澹澹？”

澹澹没生病呀，她一直都好好的，不是去上学了吗？”

” 许戈飞紧张的心情略微放松了些，莫名其妙地望着丛苇，反问道。

“那就好，那就好！”

” 丛苇也放下心来，看看许戈飞满脸的汗水，迟疑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那块卫生纸，递给许戈飞。

“你来干什么？”

<<婚姻保卫战>>

跑出这一脸的汗水！

“ 噢，是伊春打电话，说让我赶快去刘贝拉家的。

等我赶到那里一看，正看到救护车拉着你向医院飞跑，我还以为是你……就骑着车子跟过来了。

” 丛苇那颗原本冰冷的心，突然一阵慌乱的急跳。

天，这个人不是疯了吧？

刘贝拉家离中医院足有十几里地，他居然骑着自行车，追着救护车一路赶了过来！

眼睛有些潮湿，丛苇背转身，揉了揉眼睛，悄悄，摸掉了就要流下来的泪水。

“ 不是你就好！

” 许戈飞此时才算把气息喘匀了，一边用卫生纸擦着脸上的汗水，一边有些纳闷地问：“ 丛苇，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伊春那边似乎遇到了什么麻烦，也没说清楚怎么回事，只是要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刘贝拉家，不问我问什么就挂了电话。

是贝拉出什么事了吗？

你怎么会在刘贝拉家里？

” 听着许戈飞一连串的问候，丛苇觉得简直无从谈起，只好悲戚地叹了口气，喃喃地说：“

唉！

一言难尽啊。

护士要我先去交住院费，我走的匆忙，包遗留在贝拉家了，正准备打电话叫在甄小倪送点钱过来呢。

” “ 哦？

需要多少钱？

” 许戈飞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银行卡。

“ 先交五千，等贝拉病情稳定了，我立刻就回去拿钱。

” “ 五千够了吗？

我卡里还有一万多块，要不我都提出来给你吧？

” “ 这……不用了，贝拉现在是俱乐部的董事之一，俱乐部有义务替她交住院费的，到时候这笔钱从她奖金里扣就是了。

哦，我替贝拉先谢谢你了，戈飞！

” “ 说什么呢？

我们不是还没有离婚嘛，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先在这里等一等，我马上就去医院对面的银行把钱取出来。

” 许戈飞说着，尴尬地笑一笑，转身去取钱了。

看着许戈飞已经有些佝偻的背影，丛苇只觉得鼻子一酸，一股苦涩的液体直冲进喉咙。她不由自主地想起莫怀卿那封热情洋溢的信，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了。

然而，容不得丛苇发什么小女子的感慨，伊春的电话蓦地响了起来。

“ 丛苇，出什么事了？

刘贝拉还是你？

许戈飞赶过去了吗？

你现在在哪里？

” 伊春的鼻子有些发囊，似乎刚刚哭泣过。

丛苇的心突地一沉：俱乐部那边似乎出什么状况了！

“ 阿春，不是我，是贝拉。

她的额头碰破了，已经送到中医院，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做做检查，很快就没事的。

” 丛苇换上一副阳光灿烂的口气，强忍着心中的悲伤说。

“ 哦，许戈飞已经到医院了，正去银行取钱给贝拉交住院费。

” “ 那就好。

” 伊春迟疑了一会儿，又说：“ 你先在医院里照顾刘贝拉吧，她……可真不幸…… ” “ 阿春，俱

<<婚姻保卫战>>

乐部那边，出了什么事吗？

“我听见电话里有嘈杂的声音，你说有人去搅局……” “哦，丛苇，你先别管俱乐部的事情了，先去医院里陪陪刘贝拉，等过了这一阵，你们回来再说吧。”

“阿春，你说吧。”

我能承受得住！

“丛苇不想让要好的姐妹替自己承担什么风险，自从她答应替蔡琴心讨回公道之后，她就预感到迟早会出事，只是没想到会来的这么快！”

她只不过委托许戈飞，让他帮忙找一找夏雪，想不到麻烦这么快就来了。

看来，华家的确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

“丛苇，听我一句劝，别再替那个蔡琴心出头露面了，天大地大，我们管得了自己的爹娘孩子，可是却不能管尽天下不平之事。”

咱们把会员费退还蔡琴心，让她离开俱乐部吧！”

“伊春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怎么，是华家的人去闹事了吗？”

“丛苇，你是真傻呀还是糊涂了？”

华家的人会出面么？

别说是对付我们，就算是对付他们那些冤家对头，杀人放火，又怎么用得着华家的人出面！”

“那你说，搅局的都是些什么人？”

“一帮街头小混混，说是来收什么‘管理费’，我还没说不给呢，他们上来就把桌椅掀翻了，能砸的都砸了，能摔的全摔了，还扬言要打人呢！”

“岂有此理！”

青天白日的，没有王法了！”

“丛苇气得咬牙切齿，对着手机大声喊叫起来。”

“丛苇，这才刚刚开始，这一拨只是一些不上唇齿的小混混，只不过来砸了些东西而已。”

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边呢！”

所以，你赶紧跟那个姓蔡的女人说，让她自动离开我们的俱乐部，最好在报纸上发表个声明什么的，否则的话，保不住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呢。”

“不！”

蔡琴心的事，我管定了！”

我就不相信，天底下的事，还能大过一个法字！”

“丛苇的牛劲上来了，直着脖子大声叫嚷着。”

“丛苇，钱取来了，我去交还是你去交？”

“许戈飞举着一只硕大的牛皮纸信封，迎面跑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冲着丛苇喊着。”

“阿春，我不回去，你那边一定不要轻举妄动，他们要打要杀随他们的便，我处理完这边贝拉的事，很快就赶回去的！”

我就不信那个邪，难道公安局也跟姓华的穿一条裤子！”

“丛苇说完就把电话挂了，接过许戈飞递过来的信封，头也不回地向三楼住院部跑去。”

<<婚姻保卫战>>

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要轻言离婚。

离婚不是简单的事。

一对风雨同舟、山盟海誓、痴心相爱、同床共枕的人就那么分道扬镳、各不相干，的确是一件令人伤感、甚至撕心裂肺的事。

离婚是婚姻之路上最后的选择，是万不得已时的下策。

——网友 紫露凝云 感悟婚姻，是为了守住婚姻。

而要守住婚姻，就必须淡泊婚姻。

只有这样，婚姻才能天长地久，生命才会丰盈。

——网友 银银 婚姻本是为爱厮守，同时受到责任和道义约束。

为了爱而自觉承担责任和道义，这是神圣而幸福的；但为了责任和道义而“爱（厮守）”，这是痛苦和悲哀的。

婚姻仅仅是一种形式，真爱才是本质。

当爱已不再，离异对双方都是一种解脱。

——网友 卓然 婚姻和爱情不一样，爱情只有两个人，一个世界，可婚姻有好多人，整个世界，爱情输得起，婚姻输不起。

——网友

<<婚姻保卫战>>

编辑推荐

中国新婚恋小说分水岭/ 直击出轨群体信任危机/ 颠覆以往传统婚姻观念 《出轨俱乐部》第二部重磅出击——打造都市婚姻剧新看点，如何继续出轨的婚姻

<<婚姻保卫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